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林間錄 第一卷

杭州興教小壽禪師初隨天臺韶國師普請，聞墮薪而悟，作偈曰：「撲落非他物，縱橫不是塵。山河及大地，全露法王身。」國師頷之而已。及開法，衲子爭師尊之。御史中丞王公隨出鎮錢塘，往候壽，至河上，卻驕從，獨步登寢室。壽方負喧毳衣自若，忽見之，問曰：「官人何姓？」王公曰：「隨姓王。」即拜之。壽推蒲團，藉地而坐，語笑終日而去。門人見壽，讓之曰：「彼王臣來，奈何不為禮？此一眾所繫，非細事也。」壽唯唯。他日，王公復至，寺眾橫撞大鐘，萬指出迎，而壽前趨，立於松下。王公望見，出輿握其手曰：「何不如前日相見，而遽為此禮數耶？」壽顧左右，且行且言曰：「中丞即得，奈何事嗔何。」其天資粹美如此，真本色住山人也。白雲端禪師有逸氣，少游湘中，時會禪師新自楊岐來，居雲蓋，一見，心奇之，與語每終夕。會忽問曰：「上人落髮師為誰？」對曰：「茶陵鬱和尚。」會曰：「吾聞其過溪有省，作偈甚奇。能記之否？」端即誦曰：「我有神珠一顆，久被塵勞關鎖，今朝塵盡光生，照破山河萬朵。」會大笑而去，端愕然左右視，通夕不寐。明日，求入室，咨詢其事，時方歲旦。會曰：「汝見昨日作野狐者乎？」對曰：「見之。」會曰：「汝一籌不及渠。」端又大駭，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會曰：「渠愛人笑，汝怕人笑。」端因大悟於言下。

魏府老洞華嚴示眾曰：「佛法在日用處，在行住坐臥處、吃茶吃飯處、言語相問處。所作所為，舉心動念，又卻不是也。」又曰：「時當缺減人壽，少有登六七□者。汝輩入我法中，整頓手腳未穩，早是三四□年，須與衰病至；衰病至，則老至；老至，則死至。前去幾何，尚復恣意。何不初中後夜純靜去？」文潞公鎮北京，洞老來謁別。潞公曰：「法師老矣，復何往？」對曰：「入滅去。」潞公笑謂其戲語。自送之歸，與子弟言其道韻深穩，談笑有味，非常僧也。使人候之，果入滅矣，大驚，歎異久之。及庠維，親往臨觀，以琉璃瓶置坐前，祝曰：「佛法果靈，願舍利填吾瓶。」言卒，煙自空而降，布入瓶中，煙滅，舍利如所願。潞公自是竭誠內典，恨知之暮也。

棲賢禪師，建陽人，嗣百丈常和尚，性高簡，律身精嚴，動不違法度。暮年三終藏經，以坐閱為未敬，則立誦行披之。黃龍南禪師初遊方，年少，從之屢年，故其平生所為多取法焉。嘗曰：「棲賢和尚定從天人中來，叢林標表也。」雪竇顯禪師嘗自淮山來，依之不合，乃作師子峰詩而去，曰：「踞地盤空勢未休，爪牙安肯混常流。天教生在千峰上，不得雲擊也出頭。」

李肇《國史補》曰：「崔趙公問徑山道人法欽：『弟子出家得否？』欽曰：『出家是大丈夫事，非將相所能為。』趙公歎賞其言。」贊寧作欽傳，無慮千言，雖一報曉雞死且書之，乃不及此，何也？

大覺禪師璉公，以道德為仁廟所敬，天下想望風采，其居處服玩可以化寶坊也，而皆不為，獨於都城之西為精舍，容百許人而已。棲賢舜老夫為郡吏臨以事，民其衣，走依璉。璉館於正寢，而自處偏室，執弟子禮甚恭。王公貴人來候者皆怪之。璉具以實對，且曰：「吾少嘗問道於舜，今不當以像服之殊而二吾心也。」聞者歎服。仁廟知之，賜舜再落髮，仍居棲賢。

唐宣宗微時，武宗疾其賢，數欲殺之。宦者仇公武保佑之，事迫，公武為壽發作比丘，使逸游，故天下名山多所登賞。至杭州鹽官，禪師安公者，江西馬祖之高弟，一見異之，待遇特厚，故宣宗留鹽官最久。及即門，思見之，而安公化去久矣。先是，武宗盡毀我教，至是復興之。雖法之隆替繫於時，然庸詎知其力非安公致之耶？仇公武之德不愧漢邴吉，而《新書》略之，獨班班見於《安禪師傳》，為可歎也！嘗有贊其像者曰：「已將世界等微塵，空裡浮華夢裡身。勿謂龍顏便分別，故應天眼識天人。」

贊寧作《大宋高僧傳》，用□科為品流，以義學冠之，已可笑。又列岩頭巖禪師為苦行，智覺壽禪師為興福，而雲門大師乃僧中王也，與之同時，竟不載，何也？

長沙岑禪師因僧亡，以手摩之，曰：「大眾，此僧卻真實，為諸人提綱商量，會麼？」乃有偈曰：「目前無一法，當處亦無人。蕩蕩金剛體，非妄亦非真。」又曰：「不識金剛體，卻喚作緣生。□方真寂滅，誰在復誰行？」雪峰和尚亦因見亡僧，作偈曰：「低頭不見地，仰面不見天。欲識金剛體，但看骷髏前。」玄沙曰：「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，萬里神光頂後相。」有僧問法眼：「如何是亡僧面前觸目菩提？」法眼答曰：「是汝面前。」又問：「遷化向甚麼處去？」答曰：「亡僧幾曾遷化。」進曰：「爭奈即今何？」答曰：「汝不識亡僧。」近代尊宿不復以此旨曉人，獨晦堂老師時一提起，作《南禪師圓寂日》偈曰：「去年三月□有七，一夜春風撼壽室。三角麒麟入海中，空餘片月波心出。真不掩偽，曲不藏直。誰人為和雪中吟，萬古知音是今日。」又曰：「昔人去時是今日，今日依前人不來。今既不來昔不往，白雲流水空悠悠。誰云秤尺平直中還有曲？誰云物理齊種麻還得粟？可憐馳逐天下人，六六元來三□六。」

南禪師居積翠時，以佛手、驢腳、生緣語問學者，答者甚眾，南公瞑目如入定，未嘗可否之。學者趨出，竟莫知其是非，故天下謂之「三關語」。晚年自作偈三首，今只記其二，曰：「我手佛手，齊舉禪流。直下薦取，不動干戈。道處自然，超佛越祖。」我腳驢腳，並行步步。皆契無生，直待雲開。日現此道，方得縱橫。」雲蓋智禪師嘗為予言曰：「昔吾再入黃檗，至坊塘，見一僧自山中來，因問：『三關兄弟近日如何商量？』僧曰：『有語甚妙，可以見意。我手何以佛手？曰：月下弄琵琶。或曰：遠道擊空鉢。我腳何以驢腳？曰：鷺鷥立雪非同色。或曰：空山踏落花。如何是汝生緣處？曰：某甲某處人。』時戲之曰：『前涂有人問上座：如何是佛手、驢腳、生緣意旨？汝將遠道擊空鉢對之耶，鷺鷥立雪非同色對之耶？若俱將對，則佛法混濫；若揀擇對，則幾事偏枯。』其僧直視無所言。吾謂曰：『雪峰道底。』」

夾山會禪師，初住京口竹林寺，升座，僧問：「如何是法身？」答曰：「法身無相。」「如何是法眼？」答曰：「法眼無瑕。」時道吾笑於眾中，會遙見，因下座問曰：「上座適笑，笑何事耶？」道吾曰：「笑和尚一行腳放復子，不著所在。」會曰：「能為我說否？」對曰：「我不會說。秀州華亭有船子和尚，可往見之。」會因散眾而往。船子問曰：「大德近住何寺？」對曰：「寺則不住，住則不寺。」船子曰：「不寺又不住。似個什麼？」對曰：「不是目前法。」船子曰：「何處學得來？」對曰：「非耳目之所到。」船子笑曰：「一句合頭語，萬劫繫驢橛。」嗟乎！於今叢林，師授弟子，例皆禁絕悟解，推去玄妙，唯要直問直答，無則始終無言，有則始終言有，毫末差誤，謂之狂解。使船子聞知，豈止萬劫驢橛而已哉！由此觀之，非特不善悟，要亦不善疑也。善疑者，必思三□三祖授法之際，悟道之緣，其語言具在，皆可以理究，以智知。獨江西、石頭而下，諸大宗師以機用應物，觀其問答，溟滓然令人坐睡其道。異諸祖耶，則詞其法；其不異耶，則所言乃爾不同。故知臨濟大師曰「大凡舉論宗乘，須一句中具三玄，一玄中具三要」，有玄有要者，蓋明此也。不知者指為門庭建立權時語言，可悲也！

天衣懷禪師說法於淮山，三易法席，學者追崇，道顯著矣，然猶未敢通名字於雪竇。雪竇已奇之。僧有誦其語彙，至曰「譬如雁過長空，影沉寒水，雁無遺蹤之意，水無留影之心」，竇拊髀歎息，即遣人慰之。懷乃敢一通狀，問起居而已。為山真如禪師從真點胸游最久，叢林戶知之，然對客未嘗一言及其平昔見聞之事。至圓寂日，展畫像，但薦茶果而已。二大老識度高遠，退托涼薄，以諷後學，可謂善推尊其師者也。

雲庵和尚居洞山時，僧問：「《華嚴論》云：『以無明住地煩惱，便為一切諸佛不動智，一切眾生皆自有之，只為智體無性無依，不能自了，會緣方了。』且無明住地煩惱，如何是成諸佛不動智？理極深玄，絕難曉達。」雲庵曰：「此最分明，易可瞭解。」時有童子方掃除，呼之，回首。雲庵指曰：「不是不動智，卻問如何是汝佛性？」童子左右視，惘然而去。雲庵曰：「不是住地煩惱，若能了之，即今成佛。」又嘗問講師曰：「火災起時，山河大地皆被焚盡，世間空虛，是否？」對曰：「教有明文，安有不是之理。」雲庵曰：「如許多灰燼，將置何處？」講師舌大而乾笑曰：「不知。」雲庵亦大笑曰：「汝所講者，紙上語耳。」其樂說無礙之辯，答則出人意料，問則學者喪氣。蓋無師自然之智，非世智可當。真一代法施主也。

二祖大師服勤累年，至於立雪斷臂，而達摩僅以一言語之。牛頭懶融，枯禪窮山，初無意於有聞，而四祖自往說法。祖師之於師弟子之際，其必有旨耶？

楊文公《談苑》記沙門寶志銅牌記識未來事云：「有一真人在冀川，開口張弓在左邊，子子孫孫萬萬年。」江南中主名其子曰弘冀，吳越錢鏐諸子皆連「弘」字，期以應之，而宣祖之諱正當之也。又記周世宗悉毀銅像鑄錢，謂宰相曰：「佛教以為頭目髓腦有利於眾生，尚無所惜，寧復以銅像愛乎？鎮州大悲甚靈，應當擊毀。」斧擊其胸，鑊破之。太祖親見其事。後世宗北征，疽發胸間，咸謂其報應。太祖因信重釋教。歐陽文忠公《歸田錄》首記太祖初幸相國寺，問僧錄贊寧可拜佛否，寧奏曰：「不拜。」問其故，寧答曰：「見在佛不拜過去佛。」因以為定制。二公所記，皆有深意，決非苟然者。予聞君子樂與人為善，雖善不善，謂之矜。文忠公每恨平心為難，豈真然耶？

唐僧元曉者，海東人。初航海而至，將訪道於名山。獨行荒陬，夜宿塚間，渴甚，引手掬於穴中，得泉甘涼。稱明觀之，骷髏也。大惡之，盡欲嘔去。忽猛省，大歎曰：「心生則種種法生，心滅則骷髏不二如來。大師曰：『三界唯心。』豈欺我哉！」遂不復求師，即日還海東，疏《華嚴經》，大弘圓頓之教。予讀其傳至此，追念晉樂廣酒杯蛇影之事，作偈曰：「夜塚骷髏元是水，客杯弓影竟非蛇。個中無地容生威，笑把遺編篆縷斜。」

襄柏大士、清涼國師皆弘大經，造疏論，宗於天下。然二公制行皆不同：襄柏則跣行不帶，超放自如，以事事無礙行心；清涼則精嚴玉立，畏五色糞，以□願律身。評者多喜襄柏坦宕，笑清涼縛束，意非華嚴宗所宜爾也。予曰：是大不然。使襄柏騫發作比丘，未必不為清涼之行。蓋此經以遇緣即宗合法，非如餘經有局量也。

晉鳩摩羅什兒時隨母至沙勒頂戴佛鉢，私念鉢形甚大，何其輕耶？即重，失聲下之。母問其故，對曰：「我心有分別，故鉢有輕重耳。」予以是知一切諸法隨念而至，念未生時，量同太虛。然則即今見行分別者，萬類紛然，何故靈驗不等？曰：是皆亂想虛妄，如因夢中事，心力味略微劣故也。嗟乎！人莫不有忠孝之心也，而王祥臥冰則魚躍，耿恭拜井則泉冽，何也？蓋其養之專，故靈驗之應速如影響。

菩提達摩初自梁之魏，經行於嵩山之下，倚杖於少林，面壁燕坐而已，非習禪也。久之，人莫測其故，因以達摩為習禪。夫禪，諸行之一耳，何足以盡聖人？而當時之人以之。為史者又從而傳於習禪之列，使與枯木死灰之徒為伍。雖然聖人非止於禪那，而亦不違於禪那，如《易》出乎陰陽，而亦不違乎陰陽。

舊說四祖大師居破頭山，山中有無名老僧，唯植松人呼為栽松道者。嘗請於祖曰：「法道可得聞乎？」祖曰：「汝已老，脫有聞，其能廣化耶？儻能再來，吾尚可遲汝。」乃去，行水邊，見女子浣衣，揖曰：「寄宿得否？」女曰：「我有父兄，可往求之。」曰：「諾，我即敢行。」女首肯之。老僧回策而去。女，周氏季子也，歸輒孕。父母大惡，逐之。女無所歸。日庸紡里中，夕於眾館之下。已而生一子，以為不祥，棄水中。明日見之，溯流而上，氣體鮮明，大驚，遂舉之。成童，隨母乞食，邑人呼為無姓兒。四祖見於黃梅道中，戲問之曰：「汝何姓？」曰：「姓固有，但非常姓。」祖曰：「何姓？」曰：「是佛性。」祖曰：「汝乃無姓耶？」曰：「姓空故無。」祖化其母，使出家，時七歲。眾館今為寺，號佛母，而周氏尤盛。去破頭山停望問道者，肉身尚在。黃梅東禪有佛母塚，民塔其上。《傳燈錄》、《定祖圖》記忍大師姓周氏者，從母姓也。《大宋高僧傳》乃曰：「釋弘忍，姓周氏。其母始娠，移月光照庭室，終夕若畫，異香襲人，舉家欣駭。」安知眾館本社屋，生時置水中乎？又曰：「其父偏愛，因令誦書。」不知何從得此語。其敘事妄誕，大率類此。開元中，文學閩丘均為塔碑，徒文而已。會昌毀廢，唐末烽火，更遭蹂躪，愈不可考。知其書謬者，母氏周而曰有父故也。無為子嘗贊其像曰：「人孰無父，祖獨有母。其母為誰，周氏季女。濁港滔滔入大江，門前依舊長安路。」

斷際禪師初行乞於雒京，吟添鉢聲，一嫗出棘扉間，曰：「太無厭足生。」斷際曰：「汝猶未施，反責無厭，何耶？」嫗笑掩扉。斷際異之，與語，多所發藥。辭去，嫗曰：「可往南昌見馬大師。」斷際至江西，而大在師已化去，聞塔在石門，遂往禮塔。時大智禪師方結廬塔旁，因敘其遠來之意，願聞平昔得力言句。大智舉一喝三日耳聾之語示之，斷際吐舌大驚。相從甚久，暮年始移居新吳百丈山。考其時，嫗死久矣。而《大宋高僧傳》曰：「嫗祝斷見百丈。」非也。

雲居佛印禪師曰：「雲門和尚說法如雲，絕不喜人記錄其語，見必罵逐曰：『汝口不用，反記我語，他時定販賣我去。』今對機室中錄，皆香林、明教以紙為衣，隨所聞，隨即書之。」後世學者，漁獵文字語言中，正如吹網欲滿，非愚即狂，可歎也。

玄沙備禪師薪於山中，旁僧呼曰：「和尚看虎。」玄沙見虎，顧僧曰：「是你。」靈潤法師山行，野燒迅飛，而來同游者皆避之，潤安步如常，曰：「心外無火，火實自心。謂火可逃，無由免火。」火至而滅。嚴陽尊者單丁住山，蛇虎就手而食。歸宗常公芟草，見蛇，芟之。旁僧曰：「久聞歸宗，今日乃見一粗行沙門。」常曰：「你粗我粗耶？」吾聞親近般若，有四种驗心，謂就事、就理、入就、出就。事理之外，宗門又有四藏鋒之用，親近以自治，藏鋒之用以治物。

荊州天王寺道悟禪師，如《傳燈錄》所載，則曰：「道悟得法於石頭，所居寺曰天皇。婺州東陽人，姓張氏。年□四歲出家，依明州大德披剃，年二□五，杭州竹林寺受具。首謁徑山國一禪師，服勤五年。大歷中，抵鍾陵，謁馬大師。經二夏，乃造石頭。元和丁亥四月示寂，壽六□，臘三□五。」及觀遠觀禪師所集《五家宗派》，則曰：「道悟，嗣馬祖。」引唐丘玄素所撰碑文幾千言，其略曰：「師號道悟，諸宮人，姓崔氏，即子玉後胤也。年□五於長沙寺禮曇鸞律師出家。二□三詣嵩山律德，得屍羅。謁石頭，扣寂二年，無所契悟。乃入長安親忠國師。三□四與侍者應真南還，謁馬大師，大悟於言下，祝曰：『他日莫離舊處。』故復還諸宮。元和□三年戊戌歲四月初示疾，□三日歸寂，壽八□二，臘六□三。」考其傳，正如兩人。然玄素所載曰：「有傳法一人崇信，住澧州龍潭。」《南嶽讓禪師碑》，唐聞人歸登撰，列法孫數人，於後有道悟，名圭峰。《答裴相國宗趣狀》列馬祖之嗣六人，首曰江陵道悟，其下注曰：「兼稟徑山。」今妄以雲門、臨濟二宗競者，可發一笑。

《草堂禪師箋要》曰：「心體靈知不昧，如一摩尼珠，圓照空淨，都無差別之相。以體明，故對物時能現一切色相，色自差而珠無變易。如珠現黑時，人以珠為黑者，非見珠也；離黑覓珠者，亦非見珠也；以明黑都無為珠者，亦非見珠也。馬祖說法，即妄明真，正如以黑為珠。神秀方法，令妄盡方見覺性者離妄求真，正如離黑覓珠。牛頭說法，一切如夢，本來無事，真妄俱無，正如明黑都無為珠。獨荷津於空相處指示知見，了了常知，正如正見珠體不顧眾色也。」密以馬祖之道如珠之黑，是大不然。即妄明真，方便語耳，略知教乘者皆了之，豈馬祖應聖，師遠識為震旦法主，出其門下者，如南泉、百丈、大達、歸宗之徒，皆博綜三藏，熟爛真妄之論，爭服膺師尊之，而其道乃止於珠之黑而已哉？又以牛頭之道，一切如夢，真妄俱無者，是大不然。觀其作《心王銘》曰：「前際如空，知處迷宗。分明照鏡，隨照冥蒙。縱橫無照，最微最妙。知法無知，無知知要。」一一皆治知見之病。而荷澤公然立知見，優劣可見，而謂其道如明黑都無為珠者，豈不重欺吾人哉？至如北秀之道，頓漸之理，三尺童子知之，所論當論其用心。秀公為黃梅上首，頓宗直指，縱曰機器不逮，然亦飮飽飽參矣，豈自甘為漸宗徒耶？蓋祖道於時疑信半天下，不有漸，何以顯頓哉？至於紛爭者，皆兩宗之徒，非秀心也。便謂其道止如是，恐非通論。吾聞大聖應世，成就法道，其權非一，有顯權，有冥權。冥權即為異道、為非道；顯權則為親友、為知識。庸詎知秀公非冥權也哉？

唐僧復禮有法辯，當時流輩推尊之。作《真妄》偈問天下學者曰：「真法性本淨，妄念何由起？從真有妄生，此妄何所止？無初即無末，有終應有始。無始而無終，長懷憤茲理。願為開玄妙，析之出生死。」清涼國師答曰：「迷真妄念生，悟真妄即止。能迷非所迷，安得長相似。從來未曾悟，故說妄無始，知妄本自真，方是恒妙理。分別心未忘，何由出生死？」圭峰禪師答曰：「本淨本不覺，由斯妄念起。知真妄即空，知空妄即止。止處名有終，迷時號無始。因緣如幻夢，何終復何始？此是眾生源，窮之出生死。」又曰：「人多謂真能生妄，故妄不窮盡，為決此理，重答前偈曰：『不是真生妄，妄迷真而起。悟妄本自真，知真妄即止。妄止似終末，悟來似初始。迷悟性皆空，皆空無終始。生死由此迷，達此出生死。』」予味二老所答之辭，皆未副復禮問意，彼問

真法本淨，妄念何由而起，但曰：「真法本無性，隨緣染淨起。不了號無明，了之即佛智。無明全妄情，知覺全真理。當念絕古今，底處尋終始。本自離言詮，分別即生死。」

雲庵和尚嘗曰：「諸佛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。如《起信》曰：『若有眾生來求法者，隨已能解，方便為說。不應合著名利恭敬，唯念自利利他，回向菩提。』故者為弘法大峻者言之也。《圓覺》曰：『末世眾生欲修行者，應當盡命供養善友，事善知識。彼善知識欲來親近，應斷嗔恨，現逆順境，猶如虛空者。』為求道不精進者言之也。雖然為弟子者能不忘精進，則為師者不害於大峻。方今學者未能盡致敬之禮，而責以慳法，則過矣。」侍者進曰：「然則三世如來法施之式可得聞乎？」曰：「《法華》曰：『於一切眾生平等說法，以順法故，不多不少，乃至深愛法者，亦不為多說。』此佛之遺意也。」

達觀穎禪師初出東吳，年才□六七。泊舟秦淮，宿奉先寺時，寺皆講人，見其禪者，又少之，不為禮。穎讓曰：「佛記比丘惡客，比丘至者，法將滅。爾輩安為之耶？」有答者曰：「上人即主此，敬客未晚。」穎笑曰：「我顧未暇居此，然能易道行者，使飯□方僧報佛恩耳。」時內翰葉公清臣守金陵，穎袖書謁之。葉公曰：「昨晚至此，何以知建寺始末之詳如此乎？」對曰：「夜閱舊碑知之。」因極言律居之弊敗傷風化，葉公大奇之，奉先緣是乃為禪林。吳中講師多識諸祖傳法偈無譯人，者與之辯，失其真，適足以重其謗。穎論之曰：「此達摩為二祖言者也，何須譯人耶？如梁武初見之，即問：『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』答曰：『廓然無聖。』進曰：『對聯者誰？』又曰：『不識。』使達摩不通方言。則何於是時便能爾耶？」講師不敢復有辭。其挫服魔外之氣，師自然之智，發自妙齡，而遇事則應，無所疑畏，天性則然。後為石門聰之嗣，首山嫡孫也。

《涅槃經》：「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『世尊，如佛所說，諸佛世尊有秘密藏，是義不然，何以故？諸佛世尊唯有密語，無秘密藏。譬如幻主，機關木人，人雖睹見屈伸俯仰，莫知其內而使之然。佛法不爾，咸令眾生悉得知見。云何當言佛世尊有秘密藏？』佛贊迦葉：『善哉善哉！善男子，如汝所言，如來實無秘密之藏，何以故？如秋滿月處空，顯露清淨無翳，人皆觀見。』如來之言亦復如是。開發顯露，清淨無翳，愚人不解，謂之秘藏。智者了達，則不名藏。」又曰：「又無語者，猶如嬰孩，言語未了，雖復有語，實亦無語。如來亦爾。」語未了者，即秘密之言，雖有所說，眾生不解，故名無語。故石頭曰：「乘言須會宗，勿自立規矩。」藥山曰：「更須自看，不得絕卻言語。我今為汝說者個語，顯無語底。」長慶曰：「二□八代祖師，皆說傳心，且不說傳語。且道心作麼生傳？若也無言，啟蒙何名達者。」雲門曰：「此事若在言語上，三乘□二分教豈是無說，因甚麼道教外別傳？若從學解機智得，只如□地聖人說法，如雲如雨，猶被佛訶『見性如隔羅囉』。以此故知一切有心，天地懸殊。雖然如是，若是得底人，道火何曾燒著口耶？予每曰：『衲子於此撒去，方知諸佛無法可說，而證言說法身。』」如何是言說法身？」自答曰：「斷頭船子下揚州。」

王文公曰：「佛與比丘辰巳間應供名為齋者，與眾生接，不可不齋。又以佛性故，等視眾生而以交神之道見之。故《首楞嚴》曰：『嚴整威儀，肅恭齋法。』又曰：『梵語三昧，此云正定。』正定中所受境界謂之正受，異於無明所緣受。故《圓覺》曰：『三昧正受，釋者謂梵語三昧，此云正受。』而《寶積》云『三昧及正受』，則此釋非也。」

曹溪大師將入涅槃，門人行瑠、法海等問：「和尚法何所付？」曹溪曰：「付囑者二□年外於此地弘揚。」又問：「誰人？」答曰：「若欲知者，大庾嶺上以網取之。」圭峰欲立荷澤為正傳的付，乃文釋之曰：「嶺者，高也。荷澤姓高，故密示之耳。」欲抑讓公為旁出，則曰：「讓則曹溪門下旁出之泛徒，此類數可千餘。」嗚呼！逐鹿者不見山，攫金者不見人，殆非虛言。方密公所見唯荷澤，故諸師不問是非，例皆毀之。如「大庾嶺上以網取之」之語，是大師末後全提妙旨，而輒以意求。讓公，僧中之王，而謂之「泛徒」，詳味密公之意，可以發千載一笑。

老安國師有言曰：「《金剛經》云：『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無所住者，不住色，不住聲，不住迷，不住悟，不住體，不住用。而生其心者，即一切法而顯一心，若住善生心即善現，若住惡生心即惡現，本心即隱沒，若無所住，□方世界，唯是一心。』信知曹溪大師云『風幡不動』是心動。」修山主有偈曰：「風動心搖樹，雲生性起塵。若明今日事，暗卻本來人。」

有僧問晦堂老人曰：「五祖前身栽松道者嘗托周氏女而生，彼三緣不和不合，何從而生耶？」老人笑曰：「汝聞樹提伽生於火中，伊尹生於空桑乎？」對曰：「聞之。」「汝於彼二人乃不疑其生不由三緣，而獨疑五祖耶？」方今士大夫之留意宗乘者，皆以此為疑，及聞此語，莫不釋然。予以謂老人所示未欲教乘之本意，第就其機息狂情耳。馬大師曰：「佛是能仁，有智慧，善機宜，能破一切眾生疑網，出離有無等縛。」其斯之謂歟！

《宗鏡錄》曰：「雖然心即是業，業即是心，既從心生，還從心受。如何現今消其妄業，報答曰『但了無作，自然業空』？所以云若了無作惡業，一生成佛。」又曰：「雖有作業，而無作者，即是如來秘密之教。又凡作業，悉是自心橫計外法，還自對治，妄取成業。若了心不取境，境自不生，無法牽情，云何成業？」予嘗作偈釋其旨曰：「舉手炷香，而供養佛。其心自知，應念獲福。舉手操刀，恣行殺戮。其心自知，死入地獄。或殺或供，一手之功。云何業報，罪福不同？皆自橫計，有如是事。是故從來，枉沈生死。雷長芭蕉，鐵轉磁石。俱無作者，而有是力。心不取境，境亦自寂。故如來藏，不許有識。」

《維摩經》曰：「人不思議境，如借座燈王取飯香土，促演其日劫，大小之相容，可以神會妙旨。」至曰「一切聲聞，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，皆應號泣，聲震三千大千世界」，極難解通。《首楞嚴》曰：「一人發真歸源，□方虛空悉皆消殞。見道者妄盡覺明，自見空殞可也。」而下文乃又曰：「一切魔王，見其宮殿無故坼裂，為難和會。」故諸法師俱有注釋，校其所論，未容無說。

臨濟大師建立四賓主，今徒閱其語，竟莫能分辯之。知之者未必真，不知者以為苟然。又有四偈，一偈如金剛王寶劍；一偈如踞地獅子；一偈如探竿影草；有時一喝，不作喝用。如踞地獅子、探竿影草，後學往往不省其何等語，安能識其意耶？不過曰：「此古人一期建立之辭耳，何足問哉？」然則臨濟之言遂為虛語也。今繫其偈於此曰：「金剛王劍，靦露堂堂。才涉唇吻，即犯鋒芒。」「踞地師子，本無窠臼。顧佇之間，即成滲漏。」「控竿影草，莫入陰界。一點不來，賊身自敗。」「有時一喝，不作喝用。佛法大有，只是牙痛。」

予游長沙，至鹿苑，見岑禪師畫像，想見其為人，作《岑大蟲贊》並序曰：「如來世尊語阿難曰：『汝元不知一切浮塵，諸幻化相，當處出生，隨處滅盡，幻妄稱相，其性真為，妙覺明體。』龍勝菩薩曰：『諸法不自生，亦不從他生。不共不無因，是故說無生。』以佛祖之辯談心法之妙，其清淨顯露，如掌中見物，無可疑者。而末世眾生，卒不明了者，蓋其迷妄之極，非其所聞習故也。禪師憫之，故於所習之境譬之曰：『若心是生，則夢幻空華，亦應是生；若身是生，則山河大地，森羅萬象，亦應是生。』大哉言乎！與《首楞嚴》、《中觀論》相終始也。禪師大寂之孫，南泉之子，趙州之兄，開法於長沙之鹿苑。當時衲子倔強如仰山者猶下之，而呼以為『岑大蟲』云。為之贊曰：長沙大蟲，聲威甚重。獨眠空林，百獸震恐。寂子兒癡，見不知畏。引手捋鬚，幾缺其耳。大空小空，你虎亦爾。如備與覺，可撩其尾。嗟今衲子，眼如裴缸。但見其彪，安識虎真。我拜公像，非存非沒。百尺竿頭，行塵勃勃。」

白雲端禪師曰：「天下叢林之興，大智禪師力也。祖堂當設達摩初祖之像於其中，大智禪師像西向，開山尊宿像東向，得其宜也。不當止設開山尊宿而略其祖宗耳。」雲居禪師曰：「吾觀諸方長老示滅，必塔其骸。山川有限，而死本無窮。百千年之下，塔將何所容？」於是於宏覺塔之東作卵塔，曰：「凡住持者，自非生身不壞。火浴兩舍利者，皆以骨石填於此。」其西又作卵塔，曰：「凡眾僧化，皆藏骨石於此。」謂之三塔。二大老識度高遠，可為後世法。然孤論難持，犯眾難成。卒必有賞音，吾將觀焉。

東京覺嚴寺有誠法師，講《華嚴經》，歷席最久，學者依以揚聲。其為人純至，少緣飾，高行遠識，近世講人莫有居其右者。元綁初，高麗僧統航海至，上表乞傳持賢首宗教歸本國流通。奉聖旨下兩街舉可以授法者，有可以師為宜。上表辭免曰：「臣雖刻意講學，識趣淺陋。特以年運已往，妄為學者所推。今異國名僧航海問道，宜得高識博聞者為之師。竊見杭州慧因院僧淨源精練教

乘，旁通外學。舉以自代，實允公議。」奉聖旨依所乞，敕差朝奉郎楊傑館伴，至錢塘受法。

予建中靖國之初故人處獲洞山初禪師語一編，福嚴良雅所集。其語言宏妙，真法窟爪牙。大略曰：「語中有語，名為死句；語中無語，名為活句。未達其源者，落在第八魔界中。」又曰：「言無展事，語不投機，乘言者喪，滯句者迷。於此四句語中，見得分明，也作個脫灑衲僧。根椽片瓦，粥飯因緣，堪與人天為善知識。於此不明，終成莽鹵。」雲庵平生說法，多稱初悟門、度越格量。偶閱舊記，見其寄道友偈並序，曰：「昔洞山參雲門，悟旨於言下，人佛正知見，所有炙脂帽子、鶻臭布衫皆脫去，以四句偈明其悟。蓋得展事自在之用，投機善巧之風。故其應機接物，不乘言，不滯句，如師子王得大自在，於哮吼時，百獸震駭。蓋法王法如是故也。又世所傳見雲門者皆坐脫立亡，何哉？以無佛法知見故也。因隨句釋以奉寄，曰：『大用現前能展事，春來何處不開花。放伊三頓參堂去，四海當知共一家。』」又曰：『千差萬別解投機，明眼宗師自在時。北斗藏身雖有語，出群消息少人知。』」又曰：『遊山玩水便乘言，自己商量總不偏。鶻臭布衫脫未得，且隨風俗度流年。』」又曰：『滯句乘言是瞽聾，參禪學道自無功。悟來不費纖毫力，火裡蠅■吞大蟲。』」

宗道者，不知何許人也。往來舒蘄間，多留於投子。性嗜酒，無日不醉。村民愛敬之，每餉以醇醪。居一日，方入浴，聞有尋宗者，度其必送榼至，裸而出，得酒逕去。人皆大笑，而宗傲然不作。嘗散衣下山，有逆而問者，曰：「如何是道者家風？」對曰：「袈裟裹草鞋。」「意旨如何？」曰：「赤腳下桐城。」陳退夫初赴省闈，過宗，戲問曰：「衿此行欲作狀元，得否？」宗熟視曰：「無時即得。」莫測其言也。而退夫果以第三名上第。時彥作魁，方悟「無時」之語。宗見雪竇，而超放自如，言法華之流也。

雪竇初在大陽玄禪師會中典客。與僧夜語，雌黃古今。至趙州柏樹子因緣，爭辯不已。有一行者立其旁，失笑而去。客退，雪竇呼行者至，數之曰：「對賓客敢爾耶？」對曰：「知客有定古今之辯，無定古今之眼，故敢笑。」曰：「且趙州意汝作麼生會？」因以偈對曰：「一兔橫身當古路，蒼鷹才見便生擒。後來獵犬無靈性，空向枯椿舊處尋。」雪竇大驚，乃與結友。或云即承天宗禪師也。予謂聞此可以想見當時法席之盛也。